

乡村记忆

谷穗上的
萤火虫

姜德照

仲秋的夜晚，是萤火虫漫天飞舞的时候。每天晚饭后，从村头的打谷场到山坳里，到处可见那一团团、一簇簇点点荧光上下翻飞。在月光朦胧的夜幕中，那星星点点闪耀的影子尤其让人瞩目。这时候的萤火虫好像不怕人，你可以走近它，但当你伸手要抓住这点荧光的时候，它马上飞起来，带着顽皮的姿态，在夜空中划出一道道游移的光线。我最难忘记的是，那个傍晚，我背着一捆谷子，与挑着两捆谷子的爷爷一起下山，爷爷担子上的谷穗上，恰巧落上了一只萤火虫……

我在县城上初中的时候，村里分了责任田，在村西头的山上有几分山地。以前是大集体，种什么庄稼是生产队说了算，现在自己有地了，奶奶做主，把这块地充分利用，种上自家喜欢的作物。在地里种上了谷子，为了家里人能吃上自己种的小米饭；地堰上种上了豇豆，因为我喜欢喝豇豆汤。那块地位于离村挺远的小山包上，平常人不多，可家雀多，一群一群地飞来。谷子长出来后，爷爷就在地头用麦秸帘子搭起个草棚，看谷子防家雀用，地里也用棍子支起了几个稻草人、彩色塑料袋子、长条什么的，作为吓唬家雀的工具，风一吹来，稻草人摇晃，袋子和条子哗啦哗啦响。一开始家雀害怕，后来时间长了，家雀就习惯了，根本不怕，一群群家雀落到谷子地里。这时候，我和爷爷就在地头吆喝着，敲着脸盆扯着嗓子喊：“嗷嘘——，嗷嘘——”这样才能把家雀群驱赶走。遇到周末我回家，或者暑假的时候，我就与爷爷轮班中午回家吃饭。大中午头，太阳当顶，晒得草棚子里到处热乎乎的，四周一丝风也没有，我在棚子里直喝水，吆喝多了，口干舌燥的，那滋味可真不好受。家雀嘴里夺食，一天天过去，好不容易熬到秋后，该薅谷子了。

那时候是薅谷子，秸秆到根一起拔出来，捆成捆，弄回家，谷子根可以用铡刀铡下来当柴火用。我力气小，爷爷只让我用绳子捆一捆，背谷子回家，而爷爷则用扁担挑着两捆。秋后，天黑得快，我和爷爷把地里的谷子堆成谷子垛，然后，他挑着，我背着，他在前面，我在后面，沿着山路往家走。

此时，那些萤火虫，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，成群结队，在身前身后飞舞着。看到萤火虫，我的眼就瞪大了，不断伸手企图抓住它们。可很难抓住，这时候，我看到一只萤火虫落到前面爷爷挑的谷捆上，在谷穗上是那么闪亮耀眼，就像一盏小灯笼一样，我一边看着，一边在后面跟着爷爷紧赶慢赶地走着……

从那之后，大雪天的夜晚，当在学校的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小说时，我就想起爷爷挑的谷捆上那只荧光闪烁的萤火虫；当我在高考前的教室里，夜里熄灯后，点起蜡烛与同学们一起备考的时候，我也想起谷捆上的那只萤火虫；当我在生活中遇到挫折时，我还能想起谷捆上的那只萤火虫……那只萤火虫，就像是一盏明亮的灯，引导我在后来的生活中，不断去寻找战胜困难的勇气，一步一步坚定地向前走下去。

往事如昨

年少时穿过的鞋

刘玲

我年少时穿过的鞋能数过来。第一双是虎头鞋。顾名思义，就是模仿老虎头做成的鞋。虎头鞋做得窈窕好，关键在于鞋头上。在如此狭小的部位，一应俱全绣上虎眼、虎鼻、虎眉、虎嘴、虎须，还有一个大大的王字，要绣得灵动逼真，确实不易。一针一线，体现的不仅是做鞋者的手艺，一定程度上还能反映出构图能力及审美观念。

虎是中国人的图腾，给孩子穿上虎头鞋，有着驱灾辟邪、祈求孩子长命百岁的寓意。我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，姥姥不仅给我做了虎头鞋，还做了虎头帽。那时，我家住在老烟台毓璜顶北侧一个大杂院，院子里40岁以上的妇女都是小脚。小脚老太太们将传统习俗统统称为“计谋”（音）。有个叫卢姥姥的，家里生活困难。眼看孙子要出生了，50多岁的她颠着小脚去老远的外贸公司拿花边回来织，挣钱为孙子买了一双虎头鞋。在我们老家蓬莱，村里人为给新生儿论“计谋”，甚至把珍贵的口粮拿到集市卖，用兑的钱买虎头鞋。

虎头鞋外表艳丽，但由于是婴儿鞋，鞋底鞋面都很薄，抱在怀里的孩子穿在脚上，多半是摆摆样子。但凡满地跑的，三踏二踩，虎头早就张了口，软塌塌的鞋面亦像断了脊梁，没有了百兽之王的威风。

我在上小学之前，穿的全是布鞋。布鞋是姥姥做的。烟台人通常称布鞋为千层底。所谓千层底，就是用布和着糨糊一层层糊成褶皱，晾干后剪成鞋底状，摞在一起做成的鞋。这种鞋，除了鞋面新，其他都是旧布，多是破旧衣服拆下来的铺衬。鞋底一般要用五六层乃至七八层褶皱，褶皱越多，鞋底越厚，鞋就越禁穿。男人的鞋一般要用十多层。姥姥给爸爸做的鞋是方口，她说男人脚大，这样伸脚容易些。而女人的鞋圆口多，给我和妹妹做的，则都有一根鞋带，系上后走路跟脚。

过去烟台流传着一句话：“上鞋不用锥子。”这句表扬鞋匠本事大的话实际是一句玩笑。尽管是布鞋底，但针根本插不进去，所以纳鞋底一定要用锥子。姥姥有个习惯，锥子用前，先放在头皮蹭一下，然后再扎进鞋底，扎透了，把纫了麻绳的大杠子针穿进锥子眼里。麻绳粗，并不能轻易拽出来，要用专门的拉线棒把麻绳拽出来，还要把麻绳在拉线棒上反复缠几道，用手使劲勒，直到确认结实了，才算完成。姥姥做事认真，不怕费事。她纳的鞋底针眼密实均匀，耐穿。

千层底布鞋透气性好，穿着舒服。唯一的毛病是不抗踩。那时的烟台市里泥道多，雨雪后路会变得泥泞，带累得鞋底连同鞋帮子都粘上厚厚的泥，陷得深了，抬时脚出来了，鞋还被粘在泥窝里。

我1959年上小学。开学前，妈

妈给我买了一双解放鞋，因为我正处于发育期，妈妈故意买了双大号的。解放鞋是一种军绿色胶鞋，我整个小学时代，穿的都是解放鞋，不多不少，一年一双。

解放鞋透气性差，捂脚，导致孩子们一脱鞋就能闻到臭味。解放鞋虽比布鞋结实，但无奈学生活动量大，特别是男孩子顽皮，疯跑疯闹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五个脚趾头就都将“脑袋”探出来了，有的脚后跟也能磨破。那时人们都会过日子，即便这样也舍不得扔，去修鞋匠处修好照样穿。如果碰到学生们到学校操场集合，你一定会被这种现象所震撼：学生脚上的鞋尽管有新有旧，有的颜色为军绿色，有的经长期洗刷已变为土黄色，还有很多鞋上面缀有形状各异的补丁，多的甚至两三处，但令人惊奇是，差不多全是清一色的解放鞋。解放鞋不但陪伴了我们的青春岁月，也是那个年代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冬天要穿棉鞋，即烟台人说的棉靴。我的棉鞋也是姥姥做。因外形的原因，也有人叫包子鞋。这种鞋笨重，走路趿拉趿拉的，不能跑。有体育课时，为了不耽误运动，大家只能挨冻，穿解放鞋上学。俺班有个姓辛的女同学，她父亲是运输公司的，用操持的旧轮胎做鞋底，让鞋匠做了一双高腰的条绒棉鞋。这双鞋可比臃肿矮胖的包子鞋高级多了，不但好看，关键是有鞋带，上体育课时不影响跑步。我是又羡慕、又眼馋，但商店棉鞋太贵，橡胶鞋底也不便宜，买不起。有一阶段，我简直想得走火入魔了，睡觉想，上课想，走路也想。路过砖块时，脚在砖上面来回比量，心里幻想着：如果我能有砖块这么大一个鞋底多好啊，那样，我也会做一双漂亮的条绒棉鞋穿了。条绒棉鞋也成了我少年时代的一个梦。

早年，还有一种运动款的矮腰的力士鞋，鞋帮狭窄瘦长，乳黄色牛筋底，很硬很韧（音，意为薄）。不像现在的运动鞋，左一层海绵，右一道减震装置，此鞋磨损程度甚高，穿上给人一种死贴贴的感觉，甚至硌脚，更无弹力可言，基本不起保护作用，但鞋面是由白色帆布做的，给人一种时尚的感觉。

这种鞋属于那个时代的奢侈品，它用处不大，只是节假日，学校举行文艺汇演或运动会时，学生才穿。家长一般不会将钱花在这种好看不中用的“半年闲”上，如需要时相互倒借一下就可以了。但作为一个爱美的女孩，我对力士鞋情有独钟。在我多次请求下，五年级时，妈妈给我买了一双。此鞋不藏灰，碰一下就露垢，穿不长时间，脚汗会从鞋帮处渗出一层黄渍，刷的时候，通常要撒些石灰粉增白。

人老了怀旧，想起年少时的纯朴，心底总留着一份童真。

民俗采风

月满中秋

北芳

中秋节，人们都要吃月饼以示“团圆”。以前月饼大都是从食品店或供销社买来的，因为很少有家庭能置办起烤箱，所以月饼不能自己做，只有专门制作月饼的作坊才能做。我曾在毓璜顶山民艺博物馆看到两把清朝时期的月饼卡子，正方形，边长34厘米，分别雕刻着“八仙过海”和“童子学书”的图案，可能是某个点心作坊里使用的月饼模具。这样大的月饼烤出来，一个有一斤重。

中秋节的团圆饭是要有仪式的，在过去那些贫瘠的岁月里，一个月饼分四块、八块吃，但是一家人吃得津津有味，仪式感满满，幸福感满满。在胶东，这顿饭的主打美食就是月饼、烧鸡、焖芋头。

中秋之夜，大人拿出小桌放在院子中间，把月饼、烧鸡、西瓜摆上，开始祭拜拜月。母亲会说：“八月十五月儿圆，西瓜月饼敬老天。”小孩会端详着月亮，伸手想摘下来，于是不停地问大人，哪个是嫦娥？玉兔在哪里？

祭月完毕，一家人开始吃团圆饭。早年常常一斤月饼4个，两个孝敬老人，两个父母孩子切成小块分着吃。菜肴是烧鸡、自家菜园里种的蔬菜，主食是焖芋头。中秋食芋头，寓意辟邪消灾，清乾隆《潮州府志》曰：“中秋玩月，剥芋头食之，谓之剥鬼皮。”剥鬼而食之，大有钟馗驱鬼的气概。

生活条件好了，餐桌上鸡鸭鱼肉海鲜都摆不下了。孩子长大后，会在祭月时吟诵好多唐诗宋词，还会纠正母亲当年讲的嫦娥奔月、吴刚伐桂、玉兔捣药的故事，讲母亲不知道的杨贵妃变月神、唐明皇游月宫、朱元璋“月饼起义”的故事。一家人饶有兴趣地听大孩子讲述朱元璋把藏有“八月十五夜起义”的纸条藏入饼子里而成功的故事，了解了吴刚和玉兔是怎么跑到月亮上去的。

月照穹宇晚晴天，阖家团坐笑语暖。觥筹交错千杯醉，中秋佳节共此欢。家人和谐团圆、平安相携，共同守望一轮明月，大概是世间最美好的时光了。

本版投稿邮箱：
ytwbyjtj@126.com